

“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记忆中 那些令人感佩的 科大前辈

✿ 朱灿平

流年似水，离开科大转眼已近十载，母校的历程由50周年即将迎来一个甲子，而有些往事却栩栩如在目前。

记得2007年5月下旬，校党委刚刚任命我为学校秘书长，时任学校党委书记郭传杰先生嘱我协调联系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先生，具体落实三件事：一是捐赠积蓄补充“郭永怀奖学金”本金；二是商定郭永怀先生塑像设计方案；三是签订郭永怀先生手稿出版协议。

很快，我就电话联系妥了李佩先生，李先生一直说，30万的捐赠实在不多，只是一点点心意。当我将李佩先生的话语汇报给郭书记时，郭书记感叹道：“是的，面对这样的长者，唯有钦佩、感动、学习！”

次日，我即与时任出版社社长郝诗仙、化学物理系主任陈旸、学生处副处长尹红等一同赴京拜会李佩先生，就捐赠、手稿、塑像等事宜具体落实。

那天上午，我们一行4人前往中关村李先生寓所拜会。李先生极其认真地签署了捐赠协议和出版授权书，对塑像的设计方案，只提出与中科院力学所的那一尊郭永怀塑像相同就可以了。事妥之后，我们请求合影留念，李先生欣然同意，并让保姆帮我们拍照。李先生的寓所属老旧房子，客厅朴素狭小，我们5人站成一排，必须非常紧凑才能全部装进取景框，所以拍了好几次才成功。最满意的一张合影，竟就是把瘦小的李先生紧紧挤在中间的那张。

临近中午，李先生执意要今日事今日毕，把30万元人民币当即汇到科大账户上，我们便陪李先生同赴附近的工商银行营业所转账，因恰逢双休日不能办理大宗转账，需待工作日，只得作罢。本来想请李先生一起共进午餐，李先生说，下午已约好了大专家来中关村作报告，需要自己亲自张罗和主持，不能在外耗时吃饭。恭敬不如从命，我们送李先生回到家中，便告辞离开。回到住地，随即电话向郭书记作了汇报。

随后，又临时接到学校一项新的指令，去看望刚出院的科大老书记杨海波先生。下午，便与尹红一同赴大木仓胡同看望杨书记。杨老虽刚病愈出院，但红光满面，精神很好，谈锋健旺，只是有点耳背，很有些重听。所以我们的交谈一直是我在不断提高音量，有的话还需要笑着重复好几遍。告辞时，杨书记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

在北京节奏快，完成任务的第二天是5月27日，星期天。上午，我用短信向郭书记汇报了看望杨书记情况，短信内容至今还原原本本地记在日记里：“郭书记，昨天获悉杨海波老书记冠心病初愈，我们略备薄礼（一束鲜花，一篮水果），以学校的名义前往大木仓胡同34号拜慰，年届八四的老书记高兴异常，对学校的发展十分关切，特别强调‘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是法宝，不能丢。我顺便汇报了不久前在科大成功召开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会议的盛况以及50周年校庆筹备概况，老书记表示，明年一定回科大参加校庆！我们告辞时，老书记坚持将我们送到大门外，殷殷之情，感人肺腑。”

2017年1月12日，被誉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的李佩先生走完了近百年的人生长路，安然仙逝。杨海波老书记则于2016年3月9日仙逝，享年93岁。如今回忆与缅怀那些已经远去的科大前辈，敬重、钦佩、感恩依然萦绕心头。

（作者系我校7902校友 曾任学校秘书长 现任巢湖学院党委书记）

我今生最幸运的是读了科大。最幸福的三件事一是1965年考上科大本科（好比美猴王拜了须菩提做师父）；二是1978年重回科大读研（好比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来）；三是1982年获科大博士学位（好比孙悟空取经成功）。

我1965年进科大，读了不到一年文革开始。这一年读了什么？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都没读完，这既不是以后可以“当科学家”的课程，也不是可以“谋生糊口”的课程。我1970年从安徽铜陵毕业，分配到大巴山教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数理化语文政治音乐都教过，但是绝对用不到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科大学的知识可以说一点都没用到。我的身份与别人一样，只是公社小学教员。科大对我还有什么用？既不能当科学家，谋生糊口用的也是中学教的。但我在那里深受欢迎，不仅赢得了友好的环境，还赢得了一批粉丝，不仅关心当下的谋生糊口，也相信国家总会结束读书无用的反常状态，与我一起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就是科大教的。

“四人帮”一垮台我知道机会来了，这也是科大教的。我在科大根本没有听说过抽象代数这门课程的名称，考研时却要考，我在4个月内深山里啃完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在80多名报名者中考了第一名，这样的学习能力绝不是中学教的而是科大教的。

当时我们这些人感觉像是战乱时期逃难在外的孤儿一样，与科大久别重逢。一回科大，三天两头就要迎接新回归科大数学教师队伍的老友或新朋。老友是老科大流失的，新朋则是北大、复旦、南开、浙大、川大这些数学强校的，他们都把科大当自己家，不分你我。有点像西南联大那样。为什么不分离你我？好比在水里挣扎的人，哪里抛来一根救命稻草就赶快抓住，根本不管是自己家的还是邻居家的。当时对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体会极深。就是有些人在嘲笑的老朽情节。嘲笑就嘲笑吧。

曾肯成总结我在科大一年学了什么，既不是数学分析也不是线性代数，而是“怎样念

我所理解的 科大精神

✿ 李尚志



作者与导师曾肯成（右）教授
在其博士答辩会上

大学”。我补充说是“怎样念科大”，因为念科大与念其它大学不一样。这一年我接受的是科大精神的熏陶，这一年支撑了我一辈子。虽然我后来念了研究生，时间有三年，知识学得很多，但并不是对那一年的颠覆，而是那一年的继续。

我在爱课程网上有一门MOOC“数学眼光看道家”，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老子说的“有生于无”，举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我在中国科大本科这一年学的主要不是有而是无。有是具体知识，例如数学分析与线性代数等，到别的学校也能学，自己看书也可以学。无疑是科大精神，包括奋斗精神，独立思考的习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的学习方法与教学方法，让我在深山老林不但可以谋生糊口，还可以安身立命，可以抓住机会自己拯救自己。不但教了我穷则独善其身，还教了我达则兼济天下。不但救了自己，还鼓舞了大巴山成百上千的学生奋斗成功。

最新的例子来自当年公社小学一位我没

教过的学生。我1983年回去办理夫人的调动时，她听了我一个报告受到鼓舞，后来到达县师院读了本科，到四川大学读了硕士，又跳槽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她与我合作录制“数学眼光看道家”。今年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四川省达州地区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政协委员。

所以我要说：科大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可以讨论，这些都是“有”。但科大给学生的决不只是这些。如果只有这些，我从科大所得其实是最少的，没有资格自称为科大的本科生。科大给的还有“无”，科大精神，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科大的魂，千万不能丢，丢了就变成行尸走肉。

科大从来就没有被开过什么小灶，都是靠自己奋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自己打下的天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娘儿天照顾也不是天给了更多的机会。给的机会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刍狗。刍狗不是贱狗，而是草扎的假狗，用作祭祀仪式的道具。万物为刍狗，就是大家都是演出天地规律的道具，谁也不比谁高贵或低贱。同样的机会，科大这个流浪在外的无娘儿抓住机会了，有些养在家里的有娘儿畏首畏尾不敢去抓。现在，科大最大的危机不是别的学校的竞争，而是自己能否坚持无娘儿的优良传统。形势大不相同，机会也大不相同，保持优良传统也得与时俱进，又不要盲目跟别人屁股后面跑。

50周年校庆，科大校史馆让我题词。我题了：敢为天下先，甘作孺子牛。做事狂，对人不狂。这就是我体会的科大精神，我理解的科大的魂。

抗战期间三校搬迁云南变成西南联大，大楼没了，魂还在并且更足，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第一名校。科大也应该这样，永远不要丢掉自己的魂！

（作者系我校65级校友，是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之一，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诞辰200年祭

✿ 陈国良

(一)

光芒四射破迷津，
笔墨无情判鬼魂。
旷世雄文《资本论》，
精神永远是朝暾。

(二)

人类文明第一人，
高擎圣火照乾坤。
坚明社会前行路，
主义随日月存。

(三)

旗帜高扬渝子孙，
千秋信仰胜昆仑。
任凭世界风云变，
必定同奔共产门。



善于抽象思维的物理大师狄拉克曾对另一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说：“我听说你写诗就象你研究物理那样出色。你用什么法子将两者结合起来？要知道，在科学上大家都尽力使人们把过去不明白的事情弄清楚，而在诗里，情况恰恰相反。”

我没有看到有关奥本海默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资料。但从自己学诗的体会与研究理论物理的经验来看，每个物理理论就是对自然界的首赞美的诗。当唐代诗人张若虚在钱塘江边观潮的时候，那一排排白练铺天盖地奔向杭州湾，引起他的诗性大发，写下《春江花月夜》的著名诗篇，可是他不会想到这是由于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所造成的周期性潮汐运动。而万有引力理论就是对潮汐运动的另一首赞美诗。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是何等简洁啊。所以说“物理理论也是诗，一样佳妙君应知。悟出此中真义在，便是学问精湛时”。

诗人与理论物理学家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都富于想象力，甚至是浪漫的、幻想式；他们的创造都是灵感的结晶（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是科学的实在因素。”）；与诗人同样的美感可

理论物理与诗

✿ 范洪义

以在理论物理中深刻地体现出来，它代表了自然界的和谐，对称与数学定理的合拍。诗，如陶渊明的诗，简明而含蓄，意境深远。好的物理理论看似简明，而内容深刻，在一定范围内包罗万象。如果说诗人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善于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那么理论物理学家注重抽象思维，善于在实验物理的基础上发现新观念。当诗人灵感迸发时，他似乎有特异功能，可与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和山石云雾交流。而理论物理学家一直用自己的直觉聆听自然博动的“音韵”与脉息。所以我想奥本海默能把物理研究与做诗协调起来是不奇怪的。

有的诗论指出，诗的奥妙体现在意向与意境，后者由前者经过联想与想象所组成。在我自己学习写诗的过程中，我注意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诗不应该是大白话，给人以读此诗即此诗的感觉，也不应该写得很晦涩，作者应该给予一定的“抽象”，而且“抽象”得恰到好处，

使人读来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余兴未尽，值得玩味的感觉，从而富于生活气息或哲理。例如我在四川乐山看大佛时，曾写下“登上攀下观光客，如来掌中孙悟空”，就蕴含着抽象思维。又如我坐船过长江葛洲坝水闸时，发现人坐在船上随船升降没有如乘电梯那样的失重或超重感，船的浮沉吃水线在上、下水面是一样的，就写了“船歇江闸里，客随乘水梯。升降浑无觉，浮沉亦不计。”把形象感觉作了一定的抽象。我还把在黄昏时散步的感觉抽象为“步远量思绪，暮迟失景深”（“景深”一词取于摄影物理术语）。把参加早锻炼的中老年教师的趣意盎然抽象比拟为“垂柳方睡觉，空竹润露新。松佛迟暮性，鸟嬉返童心”。这些抽象功夫，大概是得意于我多年来研究理论物理养成的思维习惯吧，就像我每篇学术论文都有新思想或新概念或新方法那样，我也力争在每首诗作中体现一种新的意境。在科研上努力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从常识中掘取非常识的我，在做诗时也寻求新的平淡，意欲从似乎是没有诗意的地方写出令人回味的诗来。所谓“诗作养心人双收，理趣伴枕客独眠”。